



惡魔

高尔基 著
魯迅 譯

年

世界文學名著叢譯

惡魔

高爾基著 魯迅等譯

上海春光書店發行

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

實價大洋三角

惡

魔

有 著
作 權

翻 印
必 究

著 者
高 爾 基

翻 譯 者
魯 迅 等

發 行 者
高 鵬 天

出 版 者
春 光 書 店

印 刷 者
春 光 書 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春光書店發行

地址 棋盤街交通路中
電話 九二一四四號

中央圖書什誌審查會審第一五四號證

惡

魯迅

魔

惡

魔

高爾基著

魯迅等譯

目
錄

惡
魔

一
個
人
的
出
生

幸
福

人
類
和
自
然

存：

當凋零和死滅的悲哀時節的秋季，人們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：
灰色的晝，鳴咽的沒有太陽的天，闇黑的夜，咆哮的風，秋的陰影——非常之濃的黑的陰影！——這些一切，將人們包進了沈鬱的思想的雲霧，在人類的靈魂裏，惹起對於人生的隱秘的憂悶來。在這人生上，絕無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，只有生成和死滅，以及對於目的永遠的追求的不絕的交替罷了。

當暮秋時，人們往往不感到向着拘禁靈魂的那沈思的黑暗，加以

抗爭的力……所以凡是能夠迅速地征服那思想的辛辣的人們，是都應該和牠抵抗下去的。惟這沈思，乃是將人們從憧憬和懷疑的混沌中，帶到自覺的確固的地盤上去的惟一的道路。

然而那是艱難的道路……那道路，是要走過將諸君的熱烈的心臟，刺得鮮血淋漓的荊棘的。而且在這道路上，惡魔常在等候你們。他正是偉人瞿提（Goethe）所通知我們的，和我們最爲親近的惡魔……

我來談一談這惡魔罷——

惡魔覺得倦怠了。

惡魔是聰明的，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。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，在世上發生。例如，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刀子，去

碰一碰他的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。仔細地查考起來，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，與其說是聰明，其實厚是厚臉，留心一看，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，正如我們一樣。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——我們雖然決不是孩子了，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很美的玩具，來看一看藏在那裏面的東西。

當昏暗的秋夜，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。他覺得倦怠，低聲吹着口笛，並且顧盼周圍，看能尋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。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聽慣的歌來了——

素秋一來，素秋一來，
素秋一來，素秋一來，
木葉亦辭枝，木葉亦辭枝，
火連雲景，火連雲景，
如如風動，如如風動，
時時時時

火速而喜歡，

如當風動時。

風蕭蕭地刮着，在墳地上，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哮咆。空中漸漸綑上了沈重的陰雲，用冷露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。界內的可憐的羣樹呻吟着，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，枝柯摩撫着十字架。于是在全界內，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，和按住似的呻吟——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，

惡魔吹着口笛，這樣地想了——

「倘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，死是覺得怎樣，倒也有是趣的。死人總浸透着濕氣……即使死于痛風之後，得了魔力，……一定總是不舒

服的罷……叫起一個死人來，和他談談天，不知道怎樣？一定可以散悶罷……恐怕他也高興罷……總之，叫他起來罷！唔，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，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……活的時候，是常常去訪問他的……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，算什麼壞事呢。這種職業的人們，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。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。但是，他在那里呢？」

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，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為止，也來來往往：徘徊了好些時……。

「喂，先生！」他喊着，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。「先生，起來罷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從地裏發出了被按住着似聲音。

「有事呵。……」

「我不起來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起來的？」

「你究竟是誰呀？」

「你知道我的……」

「檢查官麼？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不是的！」

「一定……是警官罷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！」

『也不是批評家罷？』

『我——是惡魔呵……』

『哦！就來……』

石頭從墳裏面推起，大地一開口，骸骨便上來了，完全是平常的骸骨。和學生解剖骨骼時的骸骨，看去幾乎是一樣的。不過這有些骯髒，關節上沒有鐵絲的結串。眼窩裏是閃爍着青色的磷光。骸骨從地裏爬了上來，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。于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，仰起頭骨，用了青的冷的眼色，凝眺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。

『日安！你好呵！』惡魔說。

『不見得好呀，』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。他用低聲說話。響得好

像兩塊骨頭，互相摩擦，微微有些聲音一般……。

『請寬恕我的客套罷。』惡魔親密地說。

『一點不要緊的……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？』

『我想來邀邀你，一同散步去。就爲了這一點，』

『阿，阿！很願意……。雖然天氣壞得很……。』

『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。』惡魔說。

『那里，我在還是活着的時候，是很惱着重傷風的。』

『不錯。我記起來了，你死了的時候，是完全冰冷了的。』

『冷，是當然的！……我一生中，就總是很受着冷遇……。』

他們並排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。從著作家的眼裏，有兩道

青光落在地上，給惡魔照出道路來……細雨濡濕着他們，風自由地通了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，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。

『到街上去麼？』他向惡魔問。

『街上有什麼趣味呢？』

『是人生呵。閣下。』著作家鎮靜着說。

『哼！對於你，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？』

『爲什麼會未必有呢？』

『什麼緣故？』

『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？人們，是總依照了勞力多少，來估計東西的……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忒山的頂上，拿了一片石來，那麼，這石

片之于人們，大的便成爲貴重品了……」

「實在是可憐的東西呵！」惡魔笑了。

「然而，也是……幸福者呀！」著作家冷然地答道。

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。

他們已經走出界內，到得兩邊排着房屋，其間有深的暗黑的一條路上了。微弱的街燈，分明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。

「喂，先生！」暫時之後，惡魔開始說。「你在墳裏，是在做什麼的？」

「住慣了墳的現在，倒也很耐得下去了……但在最初，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。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，竟將釘打進我的頭骨裏去

。自然，那不過是小事……然而總是不舒服的。仗了我的頭的力量，雖然，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，但對於要加害于我的腦髓的欲望，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。後來，是虫豸們光降了。畜生！虫豸們就慢慢地喫起我來。」

『那是毫不足怪的！』惡魔說。『那不能當作惡意——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，決不是可口的東西呵……』

『我究竟有多少肉啊！那是不足道的！』著作家說。

『總之，非喫完這些不可，與其說滿足，倒是不舒服的運命哩……』

……老話裏就有，說是爛東西會招蒼蠅呀。」

『牠們明明喫得很可口的……』

「在秋天，墳地裏可潮溼麼？」惡魔問。

「是的。頗潮溼……但這也慣了……比起這來，倒是對於走過界內，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各色各樣的相人們，却令人氣憤。土裏面，躺着的不知有多少……我自己……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，是都不動彈的——我毫沒有時間的觀念……」

「你在泥土裏，躺了四年了，不，不久，就要五年了哩。」惡魔說。

「是麼？那麼……這之間，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……是使我煩亂的訪問。該死的東西！他們裏面的一個，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，他跑了來，讀過墓碑銘，便斷然地說道，「這人死掉了……」